

稻草人的信仰



散文天下10年精华

书中荟萃了当下最活跃的中青年散文作家的优秀作品，具有较强的在场精神和纯粹的散文品格，追求最大的精神自由和宽广的审美空间，是研究中国当代散文发展趋向和在场主义写作的重要文本。

稻草人的信仰

□周闻道 / 主编



百花文艺出版社
BAIHUA LITERATURE AND
ART PUBLISHING HOUSE



散文天下10年精华

□周闻道 / 主编

稻草人的信仰



百花文艺出版社
BAIHUA LITERATURE AND
ART PUBLISHING HOUSE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稻草人的信仰：散文天下 10 年精华/ 周闻道主编.
—天津：百花文艺出版社，2011.1
ISBN 978-7-5306-5805-5

I. ①稻… II. ①周… III. ①散文—作品集—中国—
当代 IV. ①I267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10)第 223452 号

百花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

地址：天津市和平区西康路 35 号

邮编：300051

e-mail: bhpubl@public.tpt.tj.cn

<http://www.bhpubl.com.cn>

发行部电话：(022)23332651 邮购部电话：(022)23332478

全国新华书店经销

河北省三河市宏达印刷有限公司印刷

※

开本 787 × 1092 毫米 1/16 印张 18.5 插页 2 字数 331 千字

2011 年 1 月第 1 版 2011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

印数：1 - 4000 册 定价：35.00 元

【代序】

追求审美空间的无限宽广

□周闻道

这是世界最大汉语网站——天涯社区——散文天下的十年精华呈现，也是在场主义散文的第四个选本。

十年树木，百年树人，千年文化。无论是回望，还是前瞻，面对文学的路，散文的路，在些微的欣慰之后，我们都难免诚惶诚恐。拿崔健的歌说，不是我不明白，这世界变化快。而我最深刻的感受，则是不是我不明白，世界存在的意义太宽广复杂。面对宽广复杂的世界，任何的探索和追求，任何优秀的作品都是有限的，其对对象世界存在意义的显现，都不过是冰山一角；永远是未知多过已知，遮蔽多过显现，缺席多过在场。何况，我们对散文的探索，对散文性和在场精神的体验，都才刚刚起步。包括本书在内，尽管凝聚了数以十万计的天涯网友十年企盼，但从语言、结构、叙述、文本，到对存在意义显现的广度和深度，仍是十分有限的，我们没有理由满足。

这就不得不让我们回到源头，再次关注在场或存在意义本身。

毫无疑问，在人类出现之前，自然世界就已经存在；在我们每一个具体的人来到世界之前，作为自然和社会混合的对象世界就已经存在。总之，无论农耕文明时的日出而作、日落而息，还是现代文明的朝九晚五，我们都经历着一个个不同的存在，在一个个不同的场中切换。问题是，我们对这些存在的意义关注了多少，认知了多少，呈现了多少？我曾多次举过一个例子，说比如我们今天的某一个聚会，某一次活动，某一起事件，即某一个存在，让几个人、几十个人，甚至几百个、几千个人来写，各写一篇散文，其结果必然是各不相同的，有好有差，有深有浅，有新有旧。同一个存在，为什么有那么多不同的意义被呈现出来呢？显然，作者的个体差异是一个方面，但并不是主要方面，主要还是存在本身。或者说，任何一个存在，哪怕简单如几个人的小聚会，其本身隐含的意义，都具有无限宽广丰富性，何

况生命存在，何况社会人生，何况复杂的精神世界。

无限宽广丰富的存在，不仅决定着意识，而且决定着存在意义的多重性、丰富性、复杂性，及散文写作的多种可能性。

问题是，我们的散文写作，是否真正注意了这一点；换句话说，我们在散文写作中，该如何呈现存在意义的多重性、丰富性、复杂性，让多种可能性融为一体，使作品的审美空间更加宽广丰富。可喜的是，本书的许多作品，为我们展示的审美空间，让我们感到在场写作的魅力和前景。但是，在阅读不少文本中，我们往往也看到这样的情况：一些作品题材、语言、叙述、结构等都无可厚非，但审美空间却很狭小，表现在：要么意义单薄，满篇虚华浮词；要么生怕读者不明白，事事说透道清，文章一目见底，没有多少回味想象的余地，读罢不想再翻第二次；要么缺少发现，呈现的所谓意义，都是别人早已阅历的陈年风景。

追求审美空间的宽广丰富，是在场写作的应有之义。但是，正如对象世界的遮蔽是多重的，去蔽的维度、敞亮的程度、本真的向度是复杂的，对审美空间拓展的程度也是没有止境的。作为以散文性和在场精神为旗帜的在场写作，我们只是企盼在散文写作时，尽量对你所要表达的对象世界多用一分心思接近，少一些浮光掠影；对对象世界、自身眼光及语言存在的遮蔽，多花一些工夫去除，少一些自以为是；对呈现出来的存在意义的宽广丰富复杂，多一些尊重与呵护，少一些主观武断的诠释；多一些留白与淡出，少一些说全说尽；多把眼光聚集在自己独特的发现上，而不是浪费在别人足迹的重蹈上。

值得指出的是，审美空间的大小，与文字的长短并没有直接的联系。真正的功夫，在于短中求大，以小蕴大，字字藏金，以最简约的文字，营造出宽广丰富的审美空间。屈原的《渔父》仅二百余字，却蕴涵了一个时代的不平与忧伤；马致远的《天净沙·秋思》是可以当作散文来读的，二十八个字，给我们营造了一幅多么美妙惆怅的情景框架。同样，写成都龙泉驿桃花园的文字不少，诗歌、散文都有，有几千字、上万字的宏文，其中也不乏美文佳构，但让我记住且回味无穷的，却只有张新泉先生的十个字：“桃花才骨朵，人心已乱开。”有人说这是诗，我却以散文的眼光去阅读。其实，是诗还是散文，都不重要了，重要的是它营造的宽广丰富的审美空间。

总之，追求审美空间的宽广丰富，就是要让我们的作品呈现出来的审美空间，宽广些，再宽广些；丰富些，再丰富些。让我们的散文作品百读不厌，再不同的人读，都会有不同的体悟与共振；再多次的阅读，都会有新的发现与吸引；再不同的对象阅读，都可从中找到属于自己的灵魂。

这样，也许我们就真正在场了。

· 目 录

代序

001 追求审美空间的无限宽广/周闻道

拾语者

003 逃跑的粮食/刘亮程

005 寻找自己的神/周闻道

009 拾语者/张生全

014 鹰/李 汀

017 包包菜/钟 翔

021 结草为绳/李安平

024 半岛手记/盛文强

026 谁偷了村里的玉米/杨永康

030 四月：秀词/沈荣均

034 切片/赵 瑜

039 关卡/王十月

046 稻子/欧阳杏莲

048 一棵椿树上的演出/郑晓红

051 寂寥：扶桑花里升腾着火焰/陈洪金

072 无处寻找的真相/嘎玛丹增

075 明月何时照我还/周苇杭

079 谁能回头看我一眼/渔舟唱晚4191

082 梦中章节/月转妆楼

086 夜晚，穿过街道的节奏/李天斌

089 白鹤塘记/吴昕孺

焰一样舞蹈

095 两个人的战争/江少宾

099 三品苏杭/杨 沐

102 大地流火/吴安臣

104 最后的蝉声/文 河

107 草叶上，一阵风踮起脚尖/龙章辉

110 马背上的家/赵荔红

114 院子里的事/礞石山

116 世俗里开出的花/忆遥遥

119 小秘密/朱子青

121 像白焰一样舞蹈/傅 菲

123 盛满月光的陶罐/毛云尔

127 山村的夜晚/艾 敏

129 饺子，饺子/塞 壬

132 那些日子/高 鸿

134 寻个地方去疗伤/米奇诺娃

向着黄金沉沦

057 向着黄金沉沦/阿贝尔

061 水摇北仓门/陈没落

066 飞翔的酸菜/吕明光

069 稻草人的信仰/宋长征

躁动的经验

- 139 1985：女性经验轶事/海 男
142 二月河是尊弥勒佛/杨海蒂
147 我将星辰抛在身后/孙 慧
151 东坡的月亮/眉山山眉
154 爱情盲点/川 涌
157 那些沉默不语的庄稼之玉米/叶春华
160 躁动的村庄/赶路秀才
163 躺在麦田里的祖先/李兆庆
166 书林一枝：关于黄裳/朴 素

形而上的忧伤

- 173 一个夜，一场雪/江 飞
176 一个字的故乡/周 伟
184 思想的碎片/宋坎焉
187 冰山之父/王 族
191 执镜者/南 子
199 一日三餐/袁 璞
203 身体的隐喻/吕虎平
208 是什么让我泪流满面/李 云
211 爱情纪实/赵佳昌
214 面影/李存刚
219 形而上的忧伤/素衣白马客京华
222 天地都不属于我/屈瑛华
225 我爱我家/张少中
227 苍凉中的微笑/黄 敏

声音仪式

- 231 大城小巷/第广龙
235 谁此刻孤独，就永远孤独/江南雪儿
238 猪圈里的精神生活/老 鱼
241 城市的一种声音叫仪式/楚 些
244 牙齿/指 尖
248 一只墨水瓶改装的煤油灯/吴佳骏
252 城市的麻雀/任 文
254 三盏灯/简 默
258 炊烟的味道/余继聪
260 生死之门/林歌尔
264 人在草木中/雷金贵
266 明明，初罹世/宋唯唯
271 春天的七个片段/项丽敏
276 与书俱老/杨 璞
279 九牛女人/盛云霞
283 一对原子夫妻的倾述/张蔓莉
285 秘密旅程/林文钦

代后记

- 288 “在场主义”：散文精神的“在场”

拾语者

Shi Yu Zhe

稻草人的信仰



慰藉灵魂的

锚地

栏前语

□第广龙

如今这个时代，我们有很多知道，却也有更多隔膜，和人，和大地。固守的泥土塌陷了，价值体系日益混乱，相同的精神指向，是那么稀缺，我们都在不堪中伤神。从哪里来，到哪里去，似乎不再成为问题，不用再在孤绝中继续发声。残存下来的，似乎只有记忆，而这也变得不那么可靠。虽然我们按照精确的历程行走，按照准确的计量吃饭，但是，曾经清晰的道路，现在是模糊的，曾经温热的语言，生出了蒺藜。注定了，我们不甘，有希冀。只是，内心的秘密，显现了自有的图符，血丝描线，暗夜见光，出走的肉体，也有片刻的安静，并还原往昔。不被看重的，忽视了的，被摒弃了的，我们愿意继续拥有，是一棵树、一杯茶，是亲人的面影和背影，是泥土里绵延的根。是的，我们的方块字，救赎着心灵的饥渴，揭示大道的重新开辟，可以没有我要更强的梦想，但不能没有停泊灵魂慰藉灵魂的锚地。我们终将发现，一些东西，永远不会失效，并值得我们反复念想、珍存。这不需要修炼，这是天然的，并使我们在身处污浊现实时，总有声音提醒我们，还可以抗拒，可以保有哪怕一丁点儿温暖的灯火。有那么多的怀疑，也有那么多的肯定，我们铭记的，将永远铭记，我们痛恨的，也将痛恨下去，是的，我们都在奋力挣扎，为自己，也是为未来。



□ 刘亮程

小红，那片正午的明亮安静，一直延伸到我日渐开阔的中年人生。成长着的庄稼，不以它们的成长惊扰我们。

跳过水渠沟，走上一段窄窄田埂。你的长裙不适合在渠沟交错的田地间步行，却适合与草和庄稼沾惹亲近。

一村庄人在睡午觉。大片大片的庄稼们，扔给正午灼热的太阳。

我们说笑着走去时，是否惊扰了那一大片玉米的静静生长。你快乐的欢笑会不会，使早过期的草木，丢下正结着的种子，返身重蹈含苞吐蕊的花开之路。

我听人说玉米是怕受惊吓的作物。包谷结籽时，听到狗叫声就会吓得停住，往长长一寸叶子，狗叫停了再一点一点结籽。所以，到秋天掰包谷时，我们发现有些棒子半截子没籽，空秃秃的，像谁遗忘了的一件事。

到了七月，磨镰刀的声音会让麦子再度返青。这些种地人都知道。每年这个月份农人闭户关门，晚上不点灯，黑黑地把刀磨亮。第二天一家人齐齐地来到地里，镰刀高举。麦子看见农人来了，知道再也跑不掉，就低头受割。

小红，返青是麦子逃跑的方式之一，它往回跑。其余的不会再告诉你。我要给粮食留一条路。

庄稼地和村子其实是两块不一样的作物，它们相互收割又相互种植。成长一代人要耗费多少个季节的粮食。多少个季节的粮食在这块地里长熟时，一代人也跟着老掉了。

更多的时光里这两块作物在相互倾听。包谷日日听着村子里的事情抽穗、扬花、长黄叶子。人夜夜耳闻庄稼的声音入梦。村里人睡觉，不管头南头北，耳朵总对着自己的庄稼地。地里有一些响动人立马就惊醒。爬上房顶望一阵。大喝一声。全村的狗立马齐吠。狗一吠，村子周围的庄稼都静悄悄了。

小红，我说了这么多你会不会听懂。你快乐的笑声肯定会让这块庄稼有个好收成。他们能听懂你的声音。我也会。走完这段埂子，我希望能听懂你不说话的心。就像农人听懂一棵包米。一地包米的生长声，尽管我们听不见，但一定大得吓人。

你看农人在地里，很少说话。怕说漏了嘴，让作物听见。一片麦地如果听见主人说，明年这块地不种麦子，麦地就会记在心里，刮风时使劲摇晃，摇落许多麦粒。下年不管农人种啥，它都会长出一地麦苗子。

麦子会自己种自己。

还会逃跑。种地人一辈子都扛着锨追赶粮食。

打好多埂子拦截住粮食。

挖好多渠沟陷害粮食。

捆绑粮食。碾碎粮食。

离心最近的地方盛放粮食。

粮食跑到哪就追赶到哪里。

背井离乡。携老带幼。

千里万里就为追一口粮食。

小红，有一种粮食在人生的远路上，默默黄熟，摇落在地。我们很少能被它滋养。我们徒劳的脚，往往朝着心灵的反方向，奔波不已。

说出这些并不是，我已经超越俗世的粮食。正相反，多少年来我一直，被俗世的粮食亏饿着，没有力气走向更远处。

我只是独自地怀想着那片远路上的麦子，一年年地熟透黄落，再熟透黄落。我背对着它们，走进这片村庄田野里。

对我来说，能赶上这一季的包谷长熟，已经是不错的幸福（尽管不是我的）。还有比我更幸福的那一村庄人，他们被眼看成熟的庄稼包围住，稻子、包谷、葵花在他们仰面朝天的午睡里，又抽穗又结籽。

只有他们知道，今年的丰收又跑不掉了。

□周闻道

我再次审视哲学和宗教
它们也许在讲台上能被雄辩地论证
但是，在广阔的云层下
在旷野上
在江河的浪涛中
却什么也不能证明……

在写下这几句诗时，我哑然失笑了，难道自己也自觉不自觉地威廉·詹姆斯了一把，成了实用主义者。

其实，自己是清楚的，我更喜欢惠特曼的《自己之歌》、《丁香花》，或者《草叶集》，而不是这首关于哲学和宗教的诗。至今，我还能背出一些优美的句子，比如：“一只沉默而耐心的蜘蛛/我注意它孤立地站在小小的海岬上/注意它怎样勘测周围的茫茫空虚/它射出了丝，丝，丝，从它自己之小/不断地从纱绽放丝，不倦地加快速度/而你——我的心灵啊，你站在何处/被包围被孤立无限空间的海洋里/不停地沉思、探险、投射、寻求可以联结的地方……”这位被世界所公认的“民主诗人”，几乎是与高举民主、科学大旗的五四运动，同时来到的。在中国的白话文新诗史上，惠特曼的诗，文字质朴优雅，直抵本真，可以说，他是中国新诗运动中，作为一个精神资源而入典范的第一人。

然而此刻，我却在他神圣的诗的缪斯中，青睐了哲学、宗教、雄辩、证明，这些理性色彩很浓的词，就像威廉·詹姆斯在他的哲学著作中，爱使用“现金价值”、“效果”、“利润”这些富有美国色彩的词语一样。这应当与季节无关，而与心情有关。虽然，正值中秋，一个被浪漫与抒情浸润的季节，出门，满目的浓郁中，一丝淡淡的黄，隐匿在节令的深处，高朗的天空，丰盈的河流，渐老的草叶，成熟的玉米，

收获的农人，脸上都写满了沉实的诗意。我想，我一定是受了威廉·詹姆斯的思维影响，受了眼前的景致影响，在心中消解了浪漫，助长了实用，让结果与沉实，牵引着渐近消瘦的情绪。一连串的具象化念头，由眼前的现实助产，牵着一一种连绵不断的感受，没有原因，只随着结果而来，把理性给我，把诗意留给了季节。

也许，是特殊的血缘和人生，铸就了威廉·詹姆斯的沉实的性格特性，神秘，机智，幽默，还有实用主义哲学。与许多人相反，他将它们外方内圆式地融于一体。

1842年，也许也是秋季吧，或者冬季，似乎不应该是春天，春天花和浪漫太多，威廉·詹姆斯出生于纽约。一个朝气蓬勃的美利坚，正值资本膨胀的青春期，活力与现金价值，效果与利润，成了这个社会最活跃的荷尔蒙。我至今弄不明白，在形成他精神气质的诸多基因中，究竟是哪一种在发挥着主导的作用。神秘主义吗？是的，威廉·詹姆斯的父亲，就是一位笃诚的神秘主义者，这让他从小就生活在这样的氛围中，各种似乎能够使人获得更高的精神或心灵之力的教义和宗教仪式，构成了他童年生长的环境元素。不是近朱，也不是近墨，就是神秘。然而，在威廉·詹姆斯的精神谱系中，我又似乎很难发现神秘主义的诸多理论和实践，例如玄想、唯灵论、魔杖探寻、数灵论、瑜伽、自然魔术、共济会纲领、巫术、星占学和炼金术等。他的实用主义哲学，更是对神秘主义秘密或隐藏自然力的否认。他不相信接受过神秘知识的教育的人，就能够理解并操作神秘的自然力，否则，为什么上帝拯救了那么多年，世界还有那么多的苦难。他更相信人自身，相信眼前的风雨雷电，悲欢离合。我还怀疑，他的思维是否与几乎同时代的弗洛伊德有关，至少他确实曾一度迷上过夏尔科和另一些精神病理学家的著作，甚至曾转向心理学理论与小说创作。可是最终，他还是转向了哲学，走上了形而上学之路。这也许就是所谓的宿命，威廉·詹姆斯是带着使命来的。

走进威廉·詹姆斯的精神世界，我们惊奇地发现，他的这一次转型，是如此干净利索，如此彻底。也许本身就包含了某种不可冥思的默契，几乎与二十世纪的到来同步，他的著述，都是与哲学结缘的。从《信仰的意志》、《宗教经验种种》、《实用主义》，到《多元的宇宙》、《真理的意义》、《彻底经验主义论文集》，等等。只是，他不是机械地借鉴与重复，而是对撞生成，创造地发展；不是柏拉图、尼采或叔本华式的思辨，而是一条属于自己的精神之路。在这条路上，所有的路牌，无不带着鲜明的形象识别符号，那就是实用主义。他甚至将哲学也简单地定义为“尽可能全面地思考问题”，形而上学则是“为了清晰地思考问题”，而所谓灵魂，不过是我们心理生活的总和。一切都是从实用与目的出发，实实在在。玄乎的哲学和形而上学，一下被威廉·詹姆斯请下了神坛，来到我们身边。就像此刻，岳母正在做午饭，解决我们身体的饥饿与能量守恒问题，清晰的捣鼓声从厨房传来，富有节奏；窗外下着大雨，秋天的雨再大却没有闪电雷鸣，只是驱赶了反常

的暑气；午后我们还准备出门，老婆女儿要去峨眉山玩，我则约了几位朋友去远景楼喝茶。哦，对了，想起林歌尔约了三次喝茶却临阵逃遁，心里就在笑，这家伙真诚中的率性和不拘小节。还有，还有，眼前的一切，都没有玄乎，是那么自然而真实。在秋天周末，我码着与威廉·詹姆斯有关的文字。

威廉·詹姆斯沿着这种实用主义哲学，不断地拷问世界，追问自己，直至怀疑自己从小耳濡目染的神秘主义。

世界。对，世界是什么，怎么样呢？马克思主义说，世界是物质的，物质世界是联系变化发展的，却遗漏了精神独立存在的价值和反物质存在的可能；笛卡尔用“我思故我在”的简单质朴，证明了我的存在，世界的存在，却忽略了存在的终极意义；也有人说，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，却不能回答，如果实践本身错了，而不是真理不存在呢，真理到哪里寻找。威廉·詹姆斯发现，这些证明方式的错误，似乎都在世界与人之间，形而上与形而下之间，设置了一个人为的逻辑公式，让世界的真实与我们的眼前现实，拉开了一段距离，从而变得若隐若现，若即若离。这不是一般的距离，不可以用小小的去形容，而是思想的距离，真理与谬误的距离。虽然，所有的证明，都在以真理的名义。也许，发现谬误，就为成功迈出了脚步。威廉·詹姆斯从自己的思维出发，锁定结果这个终极目标，把复杂的问题简单化。他说，真理就是观念的“现金价值”。在工业文明和市场法则蓬勃兴起，价值观念左右着世界的当时美国，何人不理解“现金价值”呢，从企业家到车夫。他还说，哲学不应当仅仅思考死亡，更应该激励生命，否则，有什么价值。是呀，一种言说，一个观念，不管是谈及治国安邦，还是油盐酱醋，如果解决不了实际问题，不能激励人的斗志，不能兑换成现实中的“现金价值”，让国家发展，老板赚钱，工人养家，学生成才，家庭和美，还有什么用呢，还有什么理由去津津乐道。

当然，锁定结果，并不是忽视过程，违背演绎。事实上，威廉·詹姆斯的逻辑是很严密的，只不过是，他不是简单地照搬亚里士多德式的公式，而是遵循自己实用主义的思维。有人说，这得益于他接触到的皮尔斯和他的《如何清晰地表达思想》。与其说是这样，倒不如说是他们思想的某种契合，坚定了威廉·詹姆斯的理念。皮尔斯说，要找到一个观念的意义，必须检验其在行动中所产生的结果。这犹如一道电石火光，一下把威廉·詹姆斯的思想激活，拿柏拉图的话说，就像从黑暗的洞穴，一下走到了灿烂的阳光下。思想循着结果之门，向源头追溯进发。这一追，就追到真理本身，追到了善。不是牵强附会，也不是望文生义，真，不就是真实，实在；理，不就是道理吗？真的本质应当是善，生命的善，发展的善，生活的善，相处的善。任何事物，只要能令人信服地证明自己的善，就可以判定为真。理，则体现为一种观念，一种有待证明的认知。因此，真理是一个过程，随观念而来，以结果为证，随善而终。就这样，过去许多哲学家百思而不得其解的问题，被

威廉·詹姆斯一语破的。比如，经院哲学曾问，真理是什么，然后陷入诡辩；达尔文也曾问，真理起源于哪里，然后陷入迷惘；威廉·詹姆斯却转移了重点，只向前看，“避开初始的事物，原则，范畴和假定必要条件，只看最终的事物及其成果和事实”。这让他面对其他哲学家们的苦恼，变得格外轻松而自然，就像这个中午，我面对岳母烹饪的大蒜烧鲢鱼、芸豆蹄花和香芽煎蛋，还有刚放晴的天，和窗外清新的阳光和空气。时间推动着不断变化的关系之流，为我证明着身边世界的友善而真实，而我，也在真实中自信。

威廉·詹姆斯并没有就此止步。他知道，要从根本上颠覆真理的误区，还必须颠覆凌驾于真理之上的神。虽然，他没有像尼采那样，高呼上帝死了，众神在坠落，重估一切价值。但是，对于普罗大众，他实用而质朴的论证，却比尼采的演绎更振聋发聩。他诘问，上帝被描绘成凌驾于万物之上，无限完美，永恒的全能智慧，这样的赞美，不说神，对我们每个人都很受用。但是，那有什么意义呢？事实上，我们用全部的眼泪，仍然洗不掉上帝旨意中的一个标点。在威廉·詹姆斯眼中，这些都是虚妄之物，并不能给我们带来什么好处，也许还不如眼前的一餐美食，一缕阳光，一席轻风。更为重要的是，它导致人们自甘坠落，沦为所谓神祇的精神傀儡。事实上，人们是否接受某种哲学，认可某种观念，主要不是依据客观真理，而是需要和性格。只是，这里的性格不是传统意义上的理性，而是非人格的理性。最终结果是，这种非人格的理性给他造成的偏见，甚至还超过任何客观条件。威廉·詹姆斯还把人的性格分为空想型和实际型，信仰神祇者属于前者，实用主义者则属于后者；每一种性格内部，也包含着尖锐的矛盾。因此，解决真理的矛盾，需要综合哲学，或者多神，在每一种信仰中，都可能隐含着某些真理。因此，我们不能囿于某一个特定的神，应该对每一个希望敞开心扉，要坚信一切都还没有定论，我们的努力可改变一切。坚持一神论的哲学家们犯的通病，就在于他们追求的不是真理，而是简单的统一。事实上，纷繁复杂的世界是不可能统一的，而需要综合而复杂中的真理，或者说善的发现。这个众神之神不是别的，就是我们自己。换句话说，我们就是自己之神；只有个人才是最可贵的，其他一切都是工具，包括哲学。我想，还包括所谓上帝，和我们原来心里的许多神圣。

是的，我们就是自己之神。哪怕我们踏出同一道门，面对相同的人、事物，却怀揣不同的非人格理性，并影响着我们的观念与行动。就像今天，我们一家人都有不同的选择，只要善并开心就行，无所谓、也不要去理会错误与正确。不要相信什么上帝与哲学，要相信自己，请记住惠特曼并非浪漫的诗句：

在旷野上
在江河的浪涛中
却什么也不能证明……

□张生全

拾语者本来是酷爱说话的。那时候，他经常找人聊天，通宵达旦。有时候还争论，面红耳赤，每一个标点符号都是原则问题，捍卫原则问题不惜拼命。找不到聊天对象的时候，他就一个人对着田野和远山声嘶力竭地呼喊、歌唱。有人骂他是疯子，他却嘻嘻笑，他知道那些人并不真骂，其实还羡慕他纵情。他或者一整天一整天坐在案前，把要说的话变成字，劈头盖脸码在纸上，往四面八方抛撒。他期望这些纸能像小船一样，把他的金言珠语运到一只合适的耳朵里。但显然事与愿违，轻薄简陋的纸一到空中，就被狂烈的风撕得粉碎，吹得无影无踪。零落成泥，碾作尘。不过他都不在乎，“重要的是过程而不是结果”，“永远在路上”，“说出便是照亮”——这些话成为支撑他自始至终兴致勃勃的强大信条。

忽然间，他就不说话了。他不喜欢别人说的那些话，他觉得他们的话就像一桌少盐没醋的饭菜，他很奇怪那些人为什么对嚼过一遍又一遍的、干瘪的毫无营养的、混沌不堪的腐败的、白水一样寡淡无味的食物还那么有兴趣？他也不想和人说话。在他的预想中，他发出的任何一种声音都应该像雷一样震天动地。但是没有，哑炮陷入淤泥，四野一派沉寂，没有认同，也没有反对。他最受不了的是他的朋友，他们在听他说话的时候会面带微笑，表情专注，鸡啄米似的点头，嘴里不间断地哦哦应着。但是，那抑制不住的哈欠却在他们的微笑下面拼命往上涌蹿。这时候，他就会立即住口，紧闭双唇绝不再吱一声。不过，没人发现他这个生硬的动作，他们接住他话语的管道，一路狂奔下去。尽管他们什么也没接住，他想表达的意思往空旷的地方白白流失了。

他不再参加各种圈子聚会，拒绝别人喝茶、喝酒、郊游之类的邀请。他知道所谓聚会，其实又是把那些陈谷烂米摆一桌让大家再嚼一次。他也不再对远山吼叫，他聚不上力，提不起兴，有时候甚至有些不好意思，像小时候一样，怕被别人

嘲笑。他也不再坐在案前码字，他的腰因为长久伏案受到很大伤害，他觉得他的腰比那些字更重要。偶尔，他会对着镜子里的自己，自言自语说话，说着说着就起了伤感。他很讨厌这种伤感，像一个怨妇。是谁辜负了他，那个狠心肠的人在哪里呢？有一次，他把家里的镜子击得粉碎，从此再也不说话了。

渐渐地，他被所有的人遗忘了。他变得形容枯槁，行动迟钝。他的嘴因为长年紧闭，嘴唇松弛，舌头僵硬，五官像凝固了一样。当他不得不发个什么音的时候，我们感觉他的脸像掀动磨盘石块一样艰难。他的肌肉提起来，眼睛往里凹，鼻子皱起朝中间挤进去，嘴唇慢慢掀开，两片唇肉一点儿一点儿离开。然后我们闻到了一股奇怪的味道，像是发霉蛀虫的线装书里散出的那种味道。他费尽力气张开嘴，发出的却只是“唔”、“啊”之类声音，好似被榨干水分的牛肉干。

关于拾语者的事情，似乎到这里就结束了。其实正好相反，是从这里才开始的。我们看到拾语者外表的枯槁其实是假相，他的内心正掀刮着狂野的风暴。常常是两股风暴纠结着，搏击着，一忽儿左边的把右边的压下去，一忽儿右边的又把左边的顶上来；一忽儿所有的风暴死扛在一起，偶尔一颗水珠滴下来，发出巨大的可怕的声响。如果我们能进入他的内心，我们会发现风暴正一波一波击打在他的心壁上。不过因为他心壁厚重而结实，弹性十足，不管多么大的声音都被它挡了回去。而我们不明白，把他那驿动的心误认为了古井。

拾语者不说话，不是他不爱说，他非常想说。他内心的冲撞需要找到一个突破口，就像地震一样，那其实是地球对压抑在心中情绪的一种排解。但他已经不知道怎么说了，好不容易张开口，却只能发出几个简单的枯燥的音。这样的微言是否蕴藏着大义，他不是圣人，没有谁耐心替他解读。

他觉得他是把以前能够口若悬河的那些话全给丢了，他需要重新把它找回来。不过他其实也不愿意真找回来，他已经厌倦了曾经说过的那些话，他想要的是一种新的语言，一种能准确安全而不是地震一样破坏性地引出他心中冲撞的语言，一种让他充满惊奇迷醉的能够让他产生恋爱一般感觉的语言，一种生脆结实的又春风一样动人于无形的语言。

但是，这样的语言到哪里去找呢？这成了一个问题。所以很多时候，我们都能看到拾语者在那些十字街口徘徊。城市的十字街口像一块大齿轮，四面八方的车被齿轮咬进来，转一转，又往另一方向吐出去了。车们都有规则，有方向，有格式，行驶顺畅，毫不犹豫。但是拾语者转来转去，却找不到突破口。那一次，我发现他居然被警察抓了起来。一同抓起来的还有个老头儿，一个第一次从乡下来城里的不识字的老头儿。站在警察面前，我看到拾语者深埋着头，眼神躲闪。我知道他的内心一定正剧烈挣扎着。忽然间我心里产生了巨大的愤懑和同情，在十字路口徘徊，这表明一个拾语者正面临着人生的重大选择。而能够不断调整 and 选择，正是一